

国防知识产权市场运营模式研究

杨 筱¹, 李 振², 曾 立¹

(1.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2. 国防科技大学 科研部学术成果处, 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国防知识产权具有显著的资本属性特征,是激励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解决当前国防知识产权资本化不畅的问题,不能仅依靠政府推动、政策引导,还必须更好地发挥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降低交易费用。关键是要根据国防知识产权资本属性,按照资本市场运作规律,加强和改进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管理,组建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机构,在政府、国防科研院所、企业等主体间架起互动沟通的桥梁,处理好资金流、技术流、收益流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达到激励创新、驱动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交易费用;市场经济

DOI:10.6049/kjbydc.2014120217

中图分类号:E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5)13-0145-05

0 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资本,具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基本属性,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竞争力提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产权资本化趋势不断加强,知识产权运营逐渐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鲜明特征。当前,我国经济虽然保持着快速增长,但长期依靠技术模仿的发展模式难以实现本质超越,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和资源约束条件进一步强化,使得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必须进入依靠知识产权资本、人力资本等知识资本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知识产权资本运营符合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和要求,对于激励创新、优化产业结构、形成核心竞争力,将经济发展方式切实转变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具有重要意义。

国防知识产权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国防科研、生产、使用、维修和军民两用产品研发过程中产生的创新成果,以及其它能够应用于武器装备和国防建设的发明创造。由于基于重大科学问题或重大安全问题的科技创新成果往往由政府主导,并在国防科研领域产生,因此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潜力。美国先后实施了“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和“信息高速公路”等,并由

此催生和带动了核工业、航天、计算机、GPS、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1]。建国以来,我国国防科研硕果累累,在国防领域形成了诸多自主知识产权,不仅极大提升了军队战斗力水平,还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我国核工业脱胎于军事工业,从“两弹一艇”(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到秦山、大亚湾等自行设计制造的核电站表明,我国已建成军民融合、独立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了高性能巨型机研制技术的国家,“银河”、“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如今已广泛应用于天气预报、空气动力试验、工程物理、石油勘探等领域。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能忽视国防知识产权资本在驱动国家安全利益拓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相比于一般知识产权,由于国防知识产权具有保密性和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属性特征(大多由国家提供研发经费,所有权归国家),以及受我国传统体制机制影响造成的长期封闭和缺乏统筹现象依然存在,大量国防知识产权仅停留在一次性任务应用及技术储备上,国防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资本运营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文着眼于国防知识产权转化现状与问题,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原理,探寻在现行体制机制下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的有效途径,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国防创新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为激励创新、驱动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

收稿日期:2015-01-16

基金项目: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3 年度博士生跨学科联合培养项目(4345111143)

作者简介:杨筱(1985—),女,陕西兴平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防经济学、国防知识产权;李振(1980—),男,江西临川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科研部学术成果处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国防知识产权;曾立(1963—),男,湖南怀化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防经济学、国民经济动员。

建议。

1 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研究与实践

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是指将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经营全过程,进而提高总资本收益率。当前,知识资本日益成为国家、产业和企业发展的主导力量。世界银行在《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 21 世纪》报告中指出,所有经济都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当今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知识创造、获取、分配和使用。统计数据表明,由知识产业化所带动的技术类产品已占世界贸易的 72%。布鲁金机构(Brooking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显示,在 1980 年企业市场价值中,企业有形资本占 62%,而到 1990 年,这一数字已下降至 38%^[2]。

基于这一现状,学术界针对知识产权资本化及其资本运营展开了很多研究。刘春霖^[3]研究了知识产权资本化理论基础和风险,从法律规制角度探讨了如何构建知识产权资本化风险防范体系。王吉法等^[4]深入研究了知识产权资本运营的各种方式,包括信托、证券化、质押等,并对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总结和探讨。吴汉东^[5]指出,知识产权是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必须对其进行有效运营,实施以技术创新为基础、以品牌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一体化战略。

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知识产权资本运营实践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对知识产权无形资本化给予了更多政策支持,《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可以以知识产权向企业投资,并指出知识产权出资最高比例可达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70%,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知识产权资本经营行为。另外,利用知识产权融资成为一种新趋势。美国是最早从事知识产权资本融资的国家。如美国 Royahy Pharma 公司成功运作了两起专利资产证券化案例,一是对美国耶鲁大学 Zefit 专利许可收费权进行证券化处理;二是将 13 种药品专利许可应收款进行证券化处理。我国也进行了一些尝试。2000 年 10 月 25 日,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创新性地在全国推出专利信托业务,并对一项 1999 年 4 月取得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无逆变器不间断电源专利进行了证券化处理,但最终因历时两年没有获得转化而告终^[6]。

近年来,以美国高智发明(Intellectual Ventures)为代表的国际专利投资公司迅速崛起。高智发明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大量购买新创意和新技术知识产权,通过专利授权、创建新公司、建立合资企业以及建立行业合作伙伴关系等方式使发明成果商业化,成果商业化产生的经济效益按持股量分红或支持企业上市转让股权。某些人认为这种方式是将发明成果商业化的有效途径,而另一些人将这些公司看作“专利蟑螂”(patent troll),认为其真正目的是通过起诉某些公司侵权,依靠专利诉讼费赚取大量利润^[7]。类似地,被誉为中国专利

第一人的邱则有,拥有专利 3 000 多项,几乎覆盖了现浇空心楼盖领域全部基础和实用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空心楼盖专利池和产业联盟,通过建立企业孵化港成功孵化出若干上市公司,成功率高达 95%以上。邱则有曾在不到 2 年时间内,启动了 39 件专利诉讼官司,无一败诉,并因此获得专利赔偿上千万元^[8]。

相比于民用领域知识产权运营的蓬勃发展,国防领域的特殊性使得我国当前鲜有国防知识产权运营实践,国防知识产权工作仍处于提高基础意识的冲量阶段。自 2009 年《国防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方案》制定以来,我国国防专利年申请量迅速增长。“十一五”期间,国防专利申请年增长率达 30%^[9],2012 年申请量比 2010 年增长了 36%^[10],国防领域获奖成果数量已占科技成果总量的 10%以上^[11]。其中,以信息化为特征的高技术领域国防专利比例不断增大,基础性、前沿性技术成为增长主体。大量国防知识产权为其资本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总体来说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中“重确权、保护,轻流转、运用”的倾向依然存在。国家科技部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每年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有 3 万多项,但能大面积推广产生规模效益的仅占 10%~15%;每年产生的 7 万多项专利实施率仅为 10%左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0%左右;高新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 2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60%的贡献率^[12],国防知识产权参与生产经营的比例则更低。通过对国防知识产权局进行调研发现,国防专利转化受让单位需具备二级保密资质和武器装备生产许可证。由于国防项目专用性较强,国防专利“军转军”比例较大,比普通专利转化率更高,而“军转民”则需要首先提出解密,转为普通专利后再向国家专利局申请,或通过军方项目参加地方展览会。

学术研究较少涉及国防知识产权市场运营问题,更多围绕目前国防知识产权权利归属、产权激励、交易制约因素、管理体制等方面展开。陈雷等^[13]探讨了利益平衡的国防知识产权制度,指出应确保国家对国防知识产权的绝对控制权,以一定形式保障创造方收益权。曾慧^[14]指出,我国国防知识产权交易存在权益分配不平衡、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不明显、信息机制不健全等制度缺陷,应建立由政府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的国防知识产权体系,双向推进国防知识产权战略,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兼顾国防利益与经济效益的国防知识产权运营模式,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2 我国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不畅的原因

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是诸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系统工程,涉及各主体行为方式、环境约束方式及其交互作用方式。推动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必须使技术供给方与需求方相互协调形成推动力,中介环节畅通无

阻,还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作为支撑。当前,缺乏良好的运行机制是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不畅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资本运营双方动力不足

获取利润是资本运营的根本动机。从供给方看,国防科研机构缺乏动力。作为主要依靠国家投资从事武器装备研发的非盈利性机构,其科研活动长期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没有开展成果转化获取经济利益的激励,研究成果一般由国家决定交予哪家军工企业生产。另外,研究成果主要面向国家安全需要,不一定具有良好的收益前景,科技和经济发展“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同时,国防科研人员缺乏资本运营的主动性。国防科研人员申请专利的动机主要出于保护核心技术、单位质量目标要求,或是与科研人员职称、晋级、收入等切身利益直接相关。加之《军队干部违反党纪军纪参与经商活动的处理规定》等明确指出,对军队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干部违反规定,从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活动中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均要依法追究责任与处罚。国防科研人员在申请专利后无相应激励措施向民用领域转化,不利于进一步研发出更高层次的国防科研成果。

从需求方看,市场运作、自负盈亏的企业理应有转化先进科技成果以获取超额利润的强大利益驱动,但在国防知识产权转化问题上却呈现有效需求偏低的现象。部分军工企业仍存在依赖国家指令性计划旱涝保收的思想,不积极从市场寻找商机;部分民用产业领域存在企业或地方政府偏爱洋货、歧视国货的行为,与军方主管部门倡导使用自主核心技术和军转民政策缺乏协调配合。加之企业寻求短期收益的倾向明显,知识产权作为无形资产,转化过程存在风险高和周期长等特点,进一步加剧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现象。此外,保密问题是民企参与国防知识产权运营的又一壁垒。转让国防专利申请权或国防专利权,必须通过国防专利机构和国防科学技术工业主管部门、总装备部审批。审批通过,民营企业还必须获得“四证”才能参与军品生产,即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装备承制资格许可证、国军标 9000 体系认证和保密资格认证,若将国防专利技术民用化,则存在脱密或二次开发以适应市场需求的过程。由于手续繁琐、时间拖沓,不少企业通过正常渠道难以获得成功,由此增加了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前期交易成本,致使许多企业积极性不高。

2.2 信息显著不对称

国防研发领域的保密性特征以及受传统计划体制的影响,使得军民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条块分割、相互隔离的现象并未完全缓解,国防知识产权查询、申请、转让、实施存在诸多限制。保密固然重要,但过多强调反而不利于国防研发机构了解技术发展方向和市

场需求,更不利于国防知识产权资本化进程。与民用知识产权可在技术交易市场下按市场规律参与自由竞争不同,在军队内部、军民之间缺乏顺畅的信息平台和交易市场,难以推动国防知识产权资本化运营,专业性、针对性强的供需双方宣传推介活动不多,加之保密专利仅在保密范围内公开,以“国防专利内部通报”形式对外发布,使得民口企业难以完全了解现有国防知识产权。此外,国防科研单位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对军方实际需求、军工企业现有生产能力考虑不足,更别谈民用领域的技术需求,加之不懂市场经营基本原理,无法准确判断某项知识产权进行资本运营的可行性与收益,双方难以实现有效对接。

2.3 权益分配不均衡

利益分配不均衡会降低国防知识产权转化的积极性,这是由国防知识产权权属不明晰造成的结果。由国家投资产生的国防知识产权一直强调“国家所有”,但由谁来代表国家行使相关权利以及如何行使权利并未明确说明。过多强调国家利益使得对职务发明人及其所属单位的作用有所忽视。2013 年,国家科技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职务发明人合法权益保护 促进知识产权运用实施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建立和完善职务发明奖励和报酬制度,支持职务发明人受让单位拟放弃的知识产权,鼓励其对两年内无正当理由未能运用实施的知识产权自行运用实施,并提出提高职务发明报酬比例等指导意见,但从当前来看这些意见并未真正贯彻实施。

此外,对国防专利强制实施补偿不足也影响了职务发明人及其单位的经济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强制许可。国防专利有很大一部分本来是基于国家安全目的进行研发的,强制实施使得发明单位和个人无法获得国防专利实施费,不利于激励研发机构开展后续研发活动。

3 推动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的新制度经济学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可以激励或制约经济行为,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本质上是国防知识产权供需双方在利益驱动下,通过缔结一系列契约推动国防知识产权从供给方向需求方转移,实现其从知识成果向知识资本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离不开可以有效激励“产学研政商”各方的运行机制,因而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进行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起源于 1937 年科斯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他在文中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指出交易费用包括完成一笔交易前后与交易相关的各种成本,并认为交易费用对市场效率和总产出有巨大影响。

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需对交易双方的责任义务、利益分配原则以及国防知识产权资本化时间、方式、技术服务等一系列问题共同协商,因此存在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并且交易费用很高。这是因为,由国防领域保密制度和军民条块分割造成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民口企业进入壁垒,以及常态化国防知识产权信息发布和交易平台缺失等原因,使得信息搜寻成本较高;国防知识产权转化体制机制障碍造成的交易双方激励不足、学术界和产业界对科技成果价值衡量的差异、国防知识产权权益分配不均以及国防资产专用性投资较高等原因,使得达成契约具有高成本;契约不完全性、国防科研院所无法作为经营方参与企业生产等原因,造成履行契约具有高成本。此外,还存在市场需求变化等风险成本。

威廉姆森从交易属性角度考察交易费用,认为发生频率、不确定程度及资产专用性是交易的 3 个基本属性。他认为,交易发生频率越高,越有可能补偿制度运行成本,交易费用也就越低;交易不确定性越大,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越大,交易费用也就越高;资产专用性越高,事后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越大,交易费用也就越高;在不涉及资产专用性时,不管交易频率高低,完成相同一次交易,市场组织体制所耗费的交易费用越低;当资产专用性和交易频率都很高时,完成相同一次交易,市场组织体制所耗费的交易费用越高^[15]。武器装备生产小批量、多品种的特点,使得国防知识产权交易频率不会太高。科研院所研发过程更注重学术价值而非经济价值、国防知识产权转民用涉及二次开发等现状,使得国防知识产权运营不确定性较大。另外,武器装备生产属于专用性程度较高的行业,国防科研、生产仍大量存在依靠国家指令的现象,市场化程度不高,从这一角度也可以得出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过程交易费用很高的结论。交易双方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主体,交易费用过高很可能使双方望而却步。

产生高昂交易费用的重要原因在于国防知识产权交易不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传统体制下,国家是国防科技成果的投资者和唯一买主,承担了研发和生产风险,经费投入、利益补偿等不严格按商品交换原则进行。当国防科技成果作为一种普通商品参与生产经营时,面临的不是一家而是众多技术消费者,同时市场上也存在着类似的众多技术成果。若过多地用保密制度加以规制,企业则难以自主选择应用前景明确、创新性强、收益好的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进行投资,国防科研单位也无法以国防知识产权出资参与商业化、产业化经营,交易双方不是在价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作用下作出的理性选择,由此引起的交易费用阻碍了国防知识产权转化。

当前,虽然不乏国防知识产权成功转化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个案,但要使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提升到整体组织层面,必须辅以相应的体制机制建设。国

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强调技术与市场相结合,因此应更好地发挥市场对创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同时兼备保密要求的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体系。以利润为核心引导国防知识产权资本流向,以竞争为手段决定技术授权或转让价格,以价格为杠杆调节交易双方供求关系,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避免国防知识产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技术孤岛”。

发挥市场作用运行机制首先应加强沟通交流机制建设,通过构建专门的国防知识产权信息发布和服务平台,增强双方互识;其次,加强道德约束,通过积极的意识形态引导,消除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自利性可能造成的机会主义、道德风险等欺诈行为,并通过一定的条例法规对交易双方行为进行约束、监督和处罚,保障知识产权持有人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次,应进一步明确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规则,降低合作不确定性,对非个人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定操作性强的分配办法,并以适当利益激励持有人开展后续创新。同时,可积极引入民间资本,解决我国国防研发主要依靠国家投入、中小企业资金薄弱无力承担转化风险、科研院所不具备转化资金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

上述各方要求的实现离不开一个具有强制力的治理结构,通过对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可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可组建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机构,对国防知识产权像有形资产一样进行经营管理。凡是开展国防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包括军队科研院所、军工企业科研单位和相关民口企业科研单位,都应按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原则,将国防知识产权看作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交由统一运营机构经营管理,从而产生效益、激励创新。

4 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模式

国防知识产权资本化过程涉及国防科研院所、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等行为主体,有效的运营模式关键是要处理好科研机构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好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机构的纽带作用,处理好资金流、技术流、收益流之间的关系。通过签订契约进行产权界定,降低交易双方信息不确定性,减少双方机会主义行为,保证交易双方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最终实现国防知识产权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基于此,本文认为,以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机构为中介开展国防知识产权转化活动是解决当前各种体制机制问题的有效模式。具体可考虑这样一种运行机制,即国防研发机构将其拥有的国防知识产权以许可或转让形式委托给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机构,只获取转让/许可费,由此可规避直接经营带来的风险。国

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机构将国防知识产权按转让、许可、股权化、信托、证券化、质押等多种手段进行资本化并投入市场,与一般知识产权在同一市场环境下进行竞争。企业在综合考虑技术先进性、转化可行性、转化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进行自主交易。如果企业与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机构达成交易协议,则意味着通过契约明确交易双方权利义务和利益分成,同时也意味着与出资方共同承担市场需求变化、科学技术发展、政策环境变动等因素带来的知识产权转化风险。对于产品营销获得的收益,可以一方面以技术服务费的形式给予国防知识产权研发机构,另一方面以后续研发项目经费的形式补偿/奖励给国防研发机构,用于原有知识产权技术的改进和新项目研发创新。这样,不仅不会与军队人员不得参与经商活动的要求相悖,还可进一步激励创新。

这种交易模式的优点显而易见。国防知识产权市场配置与政府配置相比,能有效降低组织成本。由统一机构按市场规律经营管理,能有效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签订交易合同有助于明晰权益归属,激励创新。对国防研发机构来说,能提高知识产权转化率,并获取一定收益;对企业来说,则可以避免重复研发,降低成本、获取技术优势和超额利润。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机构以知识产权作价出资,能保障双方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等一系列权利。国防研发机构作为交易市场上一个处于公平竞争地位的主体,为了获得专利转让/许可费和后续项目研发经费,必须保证其成果在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即尽可能贴近市场需求、技术先进、容易转化,这样便可达到激励创新的目的,推动“研发—转化—投资再研发—再转化”的良性循环。

考虑到国防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以及主要运用在军工领域,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必须由军方统一管理,依据涉及技术的战略性和先进性,分类进行运营。对于涉及国家核心战略利益的国防知识产权,也应按照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原则开展经营活动,但可从军事安全特殊需要出发,进行必要的保密规制和严格监管;对于涉及一般武器装备、军民两用产品的国防知识产权,则完全开放地按市场经济要求进行知识产权资本运营。然而,分类并不是对运营领域加以限制。国防知识产权虽是为军事需求创造的,但究竟是军事专用还是军民通用不能主观臆断,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可能使过去不符合民用需求的知识产权在现实中实现转移,也可能通过二次开发符合民用需求,国防知识产权资本的实际经营深度和广度应完全由市场决定。

对于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失灵,政府必须发挥协调作用,具体可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引导国防研发机构、企业从事国防知识产权转化活动。可对从事国防知识产权资本化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利用专项

资金、贴息、担保等方式支持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机构的设立和运营,并对国防知识产权职务发明人和相关技术转化人员进行奖励。由于国防知识产权转化风险较高、周期较长,政府还可引导各类商业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国防知识产权自主创新与产业化,对相关企业进行融资和建立风险分担机制。由此,以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机构为中心形成的“产学研政商”五位一体的国防知识产权资本化模式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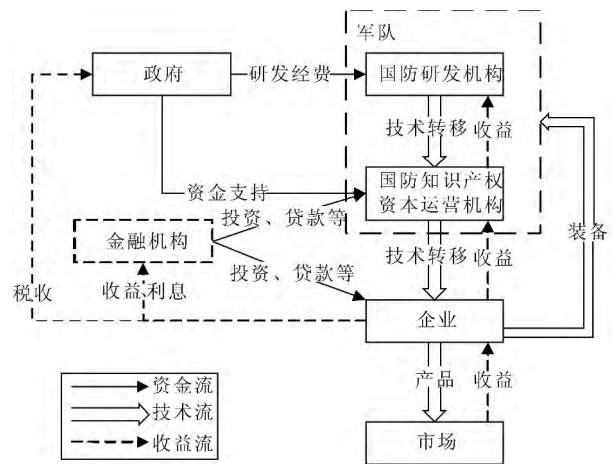


图1 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中资金流、技术流与收益流的关系

5 结语

本文基于知识产权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关键资源的现状,认为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必须发挥知识产权的资本属性,推动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当前我国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不畅的主要原因在于交易费用过高,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降低交易成本。提出应成立专门的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机构,由军方统一管理,构建“产学研政商”五位一体的国防知识产权资本运营模式,以期对推动国防知识产权资本化、进而更好地激励创新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1] 曾立,黄朝峰,纪建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式发展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28(23):65-68.
- [2] 葛秋萍.创新知识的资本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3] 刘春霖.知识产权资本化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 [4] 王吉法,等.知识产权资本化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 [5] 吴汉东.论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价值及其经营方略[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1):1-6.
- [6] 袁晓东,李晓桃.专利资产证券化解析[J].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6):56-60.

创新国际化测量研究综述

王元地,杜红平

(四川大学 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创新国际化是增强企业 and 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为了把握科学的创新国际化测量方法,根据以往关于创新国际化测量文献,对创新国际化的参与主体、测量创新国际化的数据类型、测量方法以及测量结果表征进行归纳,并重点对基于专利视角的创新国际化测量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和评述,希冀为发展中国家探索创新国际化模式提供借鉴。

关键词:创新国际化;测量方法;专利

DOI:10.6049/kjbydc.2014110337

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5)13-0150-06

0 引言

创新国际化的实质是相关研发活动跨越国界的分布。一般而言,创新国际化是跨国企业研发机构跨越国界的行为,是企业为改变在母国进行单一研发活动,通过直接建立国外机构、开展跨国并购以及建立国际技术联盟等形式将研发活动扩展到国外,以创新源获取的全球性、创新人才的国际化、技术创新组织的国际网络化为特征的技术创新范式^[1],其可以具体表现为国家层面进行技术寻求、跨国企业以协议形式的技术合作以及跨国企业全球性的创新^[2]。正因为创新活动国际化是贸易和商业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模式有着潜在的重要影响,所以随着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全球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得创新国际化

已成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提升国家综合竞争优势最主要的动力源泉。

形成科学全面的创新国际化测量体系有助于提高创新国际化程度,形成合适的创新国际化模式。自 Niosi 和 Bellon^[3]对创新国际化进行综合分析后,学术界在创新国际化领域逐渐从对国际化的驱动因素^[4]、绩效影响因素^[5]及区位选择^[6]的研究扩展到对创新国际化水平的综合测量研究^[7-12],其中部分研究涉及跨国企业创新活动国际化发展趋势^[9-12]。而在创新国际化评价方法方面,大多使用专利统计数据实证研究。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利发明人和申请人固有的国际化和合作的本质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7, 9-11]。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对于政策分析和制定者来说,进一步理解创新国际化的本质,并通过实施有效的政策手段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显得尤其重要^[13]。

- [7] 聂士海. 高智发明:专利创富新模式[EB/OL]. [2012-01-15].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ifWIEhOCWNjq8u850wIRMLRzQ9xQvk5j9XgSoXyCzTrfhObi_X3tuFncvgwpXWURfJJwtWvgoq1hGskk6Y0goORJ6H6aj4pQ-W5Y9jFCIm.
- [8] 邱则有. 百度百科[EB/OL].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9418.htm?fr=aladdin>.
- [9] 陈劲松. “十一五”国防专利申请年增长率达 30%[EB/OL]. 光明日报, [2012-08-03]. http://www.cnipr.com/news/ywdd/201208/t20120803_144927.html.
- [10] 蔡镭. 知识产权助力国防科技创新[N]. 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2013-04-25.

- [11] 国防专利:锻造国防的“无形利器”[N]. 解放军报, 2011-04-26.
- [12] 敬志伟. 构建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保障体系[J]. 理论学刊, 2011(12):45-47.
- [13] 陈雷, 宁博. 国防知识产权制度的权利归属简论[J]. 军事经济研究, 2006(3):69-69.
- [14] 曾慧. 我国国防知识产权交易制度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07(12):94-94.
- [15] 孙远.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产学研结合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 2011(9):27-29.

(责任编辑:王敬敏)

收稿日期:2014-12-23

作者简介:王元地(1979—),男,四川峨眉人,博士,四川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转移、创新管理;杜红平(1990—),女,重庆丰都人,四川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